

第六章 結論

近年來興起的上海懷舊時尚讓老上海的過往繁華被一再想像、創造、消費的流行現象，牽涉了現代社會對於上海記憶召喚與製作的文化生產問題。而在當代上海熱的背景脈絡下，陳丹燕一系列書寫上海的題材內容、敘述策略和審美視角，於當今眾聲喧嘩的上海書寫潮流中，呈現出和時下上海懷舊不一樣的特殊聲音，有其深刻的文化觀照視野。自小從北京到上海的移民身分印記、童年的文革經歷，以及長年旅行歐洲的域外經驗，皆在在引發陳丹燕從文學創作來思索個人的文化身分，她對自身上海人身分認同的不確定性，也藉由文本書寫而逐漸消解。尤其她的上海書寫作品不僅闡釋了自己獨特的上海城市經驗，也深入探討上海複雜的城市身世和不明確的歷史定位。

綜觀陳丹燕的上海書寫，可看到身分認同、性別位置、個人記憶始終牽動著她觀看上海的角度，在中 / 西、新 / 舊不同城市文化的對比中，她帶著惆悵沉鬱的情感來回顧上海身世無法定位的焦慮不安。同時也因其本身中西文化混合的教育成長背景和域外居遊經驗使然，她非常關注在全球化語境下上海人對於地域認同的擺盪，進而在文本創作中敘寫出他們一連串的心理轉變和價值選擇的衝突謬葛，尤其敏銳細緻地刻劃出上海知識階層在近代中國邁向現代化與走入西方世界過程中，被迫與母國文化傳統根源割裂的窘境。此番書寫上海的視角便不同於王安憶對上海民間市井的世態人情描繪，或是平凡弄堂裡小人物面貌的刻畫。本論文即從陳丹燕強烈探索自我身分認同，與尋找精神故鄉的創作意識出發，深入地爬梳其上海創作文本，希冀能突破以往論者的片面詮釋觀點和意識型態的批評研究，進而挖掘出陳丹燕上海書寫的特色和意義。

從歐洲「發現」上海，是陳丹燕尋繹自我文化身分的契機，她在創作中藉由不同國家的城市文化對比，觀照出與上海相似的文化展演，在一路追尋、理解的走訪過程中，從陌生的西方城市來回望自己的成長故鄉，就像透過鏡子的反射般照察出以往自己所視而不見的人事物。而在寫作的過程中也注入了自己對上海的情感，從而逐漸撫平長久以來猶疑 / 游移自身上海人身分的悵然心事，並慢慢重建自己對於上海的地域認同。在與當今為數眾多的上海書寫文本相較下，陳丹燕作品的時代跨度涵蓋了中國文革前後至九十年代，在題材內容的深廣度和歷史文化的關懷上，絕不是在想像、販賣老上海的懷舊風情。陳丹燕相當關注出身於新式里弄或舊西洋樓房的老上海人，他們是一群從舊時代過渡至新社會的上海知識階層，在歷經紅色中國風雨飄搖的艱困時局後，皆面臨了環環相扣又交互纏縛的身分認同問題。《慢船去中國：范妮》、《慢船去中國：簡妮》與《百合深淵》，即是陳丹燕細膩處理上海移民身分認同危機的佳作，不論是農村與上海的城鄉認同差異，還是從上海到美國的文化身分衝擊，小說中這群上海移民都呈現出對母國文化認同的游移搖擺，可謂道盡了這群上海知識階層在歷經文革上山下鄉的批鬥後，隨著上海邁向全球化過程的生命轉折。另一方面，陳丹燕因感於一九四九年以降，上海西化歷史被官方執意地消音和抹煞，因此她藉由書寫上海買辦家族的故事，深入透視上海自一八四三年開埠後錯綜複雜的城市發展史，在紀實和虛構的小說文本創作裡，可看到陳丹燕從關注個人身分的追尋延伸至建構上海城市身世的企圖，透顯出上海人徬徨無依的身分歸屬和茫然的國族文化認同。

以上海女性的生命故事來側寫近代上海的歷史，不僅體現出陳丹燕小歷史敘事觀點的書寫意識和取材角度，也展現了她對於上海女性命運的深刻關懷。在《上海的金枝玉葉》、《上海的紅顏遺事》和《上海的風花雪月》裡，可看到陳丹燕寫作的內容焦點不是美好迷人的三十年代文化，而是集中書寫一九四九年以後的上海歷史事件。她特別著重中國五十年代以降的時代變動，從郭婉瑩、程姚姚、皮克夫人、張可等上海女性的個人故事來管窺近代上海的轉變，以紀實的創作手

法，將她們起伏迭宕的一生與近代上海的歷史文化連結起來。陳丹燕極為欣賞這些獨立自主的新時代女性，並運用清朗平實的筆觸描繪她們在歷經混亂時代的磨難後，還保有一顆明亮之心及勇於面對人生痛楚的動人生命故事，可以說這群傳奇女性的儒雅與溫情特質，正是陳丹燕書寫上海女性所偏愛的個人視角。

以寫作兒童文學作品成名於文壇的陳丹燕，相當關注女性的生命成長經驗，在《魚和牠的自行車》裡，作者以感性的思維和細膩的眼光，來描寫上海女性從少女到為人妻、人母的成長過程。小說裡大量的童話敘事筆法，生動地傳遞出成長中的少女心境，及其對愛情的想像與渴求，陳丹燕在文本創作中以有情眼光來看待世事的溫情價值信仰也在此體現出來。特別的是，陳丹燕在小說中也加入了她罕見的奇詭書寫風格，文本中冰冷陰森的意象、場景、氛圍皆烘托出女主角在成長過程中內心的慾望狂想，打破了一般人對年輕女孩天真無邪的刻板印象。此外，長篇小說〈百合深淵〉也觸及了女同志議題，陳丹燕以清淡含蓄的筆法來書寫兩位高中女生的曖昧同性情誼，展現了對於上海女性生命成長經驗的關注。她細緻地描寫女女間微妙的情愫滋長，以及在同性與異性間迷惘與壓抑的糾結不安心理，這些難以超拔的原始愛慾情感，皆突顯了女性在成長過程中內心深處鮮為人知的情慾騷動。

陳丹燕在其創作中對於上海文化記憶的選擇、再現與召喚，實回應了個人的城市生活經驗，她在「閱讀」上海城和上海人時，常常流露出嚴肅的思考，並以惆悵感傷的筆觸來書寫上海的百年風華。上海這座世人眼中的華麗之城，在其筆下總是敷染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惆悵落寞之敘述色彩，具現了對上海兼蓄古今中外多元文化的特殊情感，尤其文中特別關注從舊時代過渡到新社會生活的老上海人，此寫作視角即聚焦於成長於新式里弄或花園洋房的現代上海人，他們通常深受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思潮的影響，此階層的人物群像即擺盪於東西方的價值觀中，並常陷於對自身文化根源被迫割裂的泥濘裡。這群老上海人隨著城市經歷滄

海桑田的人事變遷後，從舊時代跨越至新社會的黯然落寞心境，在他們的身上著實映現了上海在中國歷史身世上無法明確定位的窘境。陳丹燕的上海作品精采地演繹出這座具有半殖民地色彩的城市，書寫上海城市的文化記憶、人文風貌是其尋找和建構個人文化身分認同的過程。尤其現代上海人如何在歷經紅色中國的風暴，與一番出走與遺忘的身分追尋掙扎後，逐漸找回對於上海的認同意識，也是陳丹燕念茲在茲的創作核心與書寫主題。

當今上海書寫文本的大量出現，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生產現象，研究社會空間的理論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對於現代的空間生產(Production of space)現象指出：

生產空間(to produce space)是令人驚異的說法：空間的生產，在概念上與實際上是最近才出現的，主要表現在具有一定歷史性的城市急速擴張、社會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間性組織的問題等各方面。今日，對生產的分析顯示我們已經由空間中事物的生產轉向空間本身的生產。¹

現代性的疏離、變化無常特質確實影響了人們理解時間和空間的方式，而文本書寫所再現城市形象的意義即是打造一座城市歷史記憶的過程。近年來上海以驚人的速度急劇地發展成長，許多作家紛紛興致高昂地藉由書寫上海，來遙想或參與這座傳奇城市的過往，此過程也可視為一種上海文化空間的再生產。從本文的分析也可知陳丹燕非如同一般論述所認為是把舊上海當成現代想像與消費的慾望對象，她始終帶者一種惆悵情感來回顧上海身世無法定位的焦慮不安，並將主觀的文化記憶帶進文學創作中來詮釋上海，其個人觀點和記憶也形成了相對重要的內容焦點。陳丹燕上海書寫的特色在於將上海的歷史文化置於全球化語境下來看

¹ 參見包亞明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上海教育，2002)，頁 47。

視，重要的是她有意識地在文學創作中，書寫向來甚少被關注的上海知識階層在近代中國的生活處境和心理情態，此番上海書寫的文化意義應不容被忽視。陳丹燕對於上海議題書寫的熱情至今仍未止息，未來她持續與上海「對話」的文本創作，值得我們加以關注。

